



挤咕啾：远去的乡村冬日游戏

◎梁永刚（河南平顶山）

在昔日的乡村，活泼好动不知疲倦的孩童是冬日游戏的主角，也是快乐生活的制造者和欢声笑语的传播者。天寒地冻的彻骨之寒决定了冬日游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，除了单纯的娱乐功能，往往还带着体育锻炼和抵御寒冷的使命，故而这些游戏中技巧型偏少，以力量型和对抗型为主，体力消耗大，出汗多，如推铁环、挤咕啾、磕拐、砸沙包、打纸包等，可谓是五花八门，种类繁多。如今想来，在这林林总总的冬日游戏中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挤咕啾，其场面之大，参与人数之多，御寒效果之妙，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游戏能与之媲美，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冬日游戏之王。

挤咕啾是老家一带对这种游戏的叫法，其他地方又叫挤油渣、挤油渣、挤暖和、挤墙根等，顾名思义就是许多人互相挤着取暖，是我童年记忆中校园里经久不衰的一种冬日经典游戏。此游戏简单易行，一看就会，不受场地限制，只需一堵墙即可；无需任何技巧，往墙角一站就行；人数可多可少，时间可长可短。参与对象以男孩为主，既可以享受热闹快乐又可驱散身体寒冷，可谓是一举多得，其乐无穷。

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靠着墙根站成一排分成两队，可以是两端的人向中间挤，站在左边的扛着膀子使劲往右边挤，站在右边的脚用力气拼命往左边靠，位居中间的人如果抵挡不住左右两股力量的冲撞和夹击，被挤出了队列，便赶紧跑到队伍的尾部继续战斗，一轮循环延续，直至游戏结束；也可以是所有的人向着同一个方向挤，挤到最后往往是呼啦啦倒下一片，一个压着一个乱作一团。

早上、中午上课前和课间十分钟，是挤咕啾的最佳时机。冬日的校园里，黑黢黢的墙根旁，挤咕啾的队列随处可见，成为一道风景。站在两支队伍前面的都是个子有力气的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两个打头阵的同学双腿牢牢地撑着地面，肩扛肩，肘碰肘，后背紧贴着墙噗噗撞击着身体，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，那架势酷似斗牛的大力士，两眼死死盯着对方，谁也不甘示弱。紧跟在后面的同学也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，弓着腰，扎稳步，双脚蹬地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往前顶。遇到两军势均力敌的时候，你挤我退，我退你

挤，虽然一个个被挤得龇牙咧嘴脸红脖子粗，长蛇般的队列也是忽左忽右，摇摆不定，却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。有时候挤着挤着一个同学的束腰带被挤掉在地上，战事紧急他也顾不得弯腰捡起，在围观者的笑声中双手提着棉裤继续战斗。站立一旁围观的同学看一时分不出胜负，便有些急了，扯开嗓子鼓劲呐喊，加油声、喝彩声不绝于耳，惊天动地。再看队列里面的人，好像被围观者高涨的热情所感染，劲头更足了，一边挤一边喘着粗气喊叫：“挤，挤，挤咕啾，挤到南山当长工……”挤的人气势磅礴，排山倒海；看的人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一轮接着一轮挤，在高潮迭起的挤扛下，在此起彼伏的欢呼中，耳畔猛然响起了急促的上课铃声，意犹未尽的同学们轰然四散，虽然仅是十分钟的狂欢，但此时同学们个个大汗淋漓，面红耳赤，鞋里暖得像放了一个小火炉。

挤咕啾是一件开心快活的事情，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。比如，身上穿的棉袄棉裤和涩拉拉的墙壁不停摩擦，时间久了自然磨损严重，有时候用力过猛，衣服上就会撕裂一道三尖口子，回到家里自然免不了父母的一顿责骂；还有的平日里本是一对要好的伙伴，挤咕啾时因为某个动作幅度过大转喜为怒，争吵不断甚至拳脚相加…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发生，但孩子们都是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当校园的土墙边吹响挤咕啾的“集结号”，那些父母的责骂声、彼此之间的争吵声都忘到九霄云外了，一路小跑毅然决然加入到挤咕啾的队伍中。

那天，心血来潮的我给儿子讲起了小时候挤咕啾的往事，上高一的儿子一脸茫然不知所云，我费尽口舌连说带比画，甚至站在墙角一遍遍演示，好不容易才让儿子弄明白了这个游戏。末了，儿子一句话让我大跌眼镜，“那么多人在一起挤，乱糟糟的，多不安全啊”。我一时语塞。是啊，如今的孩子们坐在温暖如春的教室里，再也不用靠挤咕啾来驱散周身的寒冷了，他们无法体会这个古老游戏的魅力和美好。每每想起许多年前寒冷而枯燥的冬天和挤咕啾这个渐行渐远的游戏，我的心中总会漫过无边的温暖，感到日子的充实和童年的快乐。

红泥小火炉

儿子坐在书桌前写作业，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，比起平日的顽劣显得沉稳可爱。我倚在儿子的床头看书，空调发出“嗡嗡”的声响，合着他写字的“沙沙”声，交织出和谐的乐章。此情此景，不由想起小时候的我，也是冬夜，也是写作业，也是父亲陪在身边，只不过取暖的不是空调，而是小小的红泥火炉。

火炉用废弃的铁皮水桶改装而成。里侧是由白干土、黄土、废炉渣混合搅拌成泥覆在上面的耐火层，水桶上的提手还在，可以提起改装的火炉来回移动，虽简陋，但小巧、方便。每当晚饭后我开始写作业，父亲便生起火炉，橘红色的火光跳跃在逼仄的房间，像爱的使者，传递着温暖。柴火是玉米棒脱粒后的芯，乡下叫作“骨头”，质轻不耐烧，父亲坐火炉边守着火炉，续着“骨头”，炉火便一直燃烧下去。偶尔燃烧的“骨头”爆裂，啪啪作响，升腾起的灰烬落在书桌上和父亲的身上。有时我写作业入神，忘记烤火暖手，手冰凉冰凉的。父亲把自己的大手烤热，包裹住我的一双小手，便真切地感受到炉火温暖的气息，暖身，也暖心。有时，父亲一边往火炉里添柴火，一边说着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如“火要空心，人要实心”，柴火架空才能烧得旺，做人要实在才能立身处世。

◎刘天文（河南辉县）

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炉火正旺时，父亲用拇指粗的一根木棒，扒拉开火炉底部的灰烬，放一个红薯，然后再用炉灰掩埋，开始煨红薯。不用多久，红薯甜腻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，我开始心不在焉，垂涎三尺，一边写作业，一边偷偷瞄向火炉。父亲把握的时间正好，作业写完，红薯也熟了。在寒冷的冬夜，在睡前，吃上一块热腾腾、热乎乎的红薯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！

记忆中的红泥小火炉还与一杯热腾腾的醇香的黄酒有关。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在寒冷的冬天，独自在异乡打拼。思乡是免不了的，却又无计排除，整日闷闷不乐。偶然发现一个路边地摊，仅仅能避风的简易塑料帐篷里，一位老人，经常在夜里卖黄酒。我成了老人的常客。老人把黄酒倒到硕大的皮壶倒入铝制小壶，坐在小火炉上温酒，酒香弥漫时，老人把酒倒入一个玻璃杯子递给我。我小口小口地慢饮，老人会把另外一个火炉提到我身旁。此时，我便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煨红薯的情景，老人的动作、神态都像极了父亲。

对火炉的思念，不是说火炉比空调暖和，其实，这只是一种情怀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一种心灵的回归。电子时代，“火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，但对于我，它在我的童年熊熊燃烧着，直到现在，它还燃烧在我的心中！

